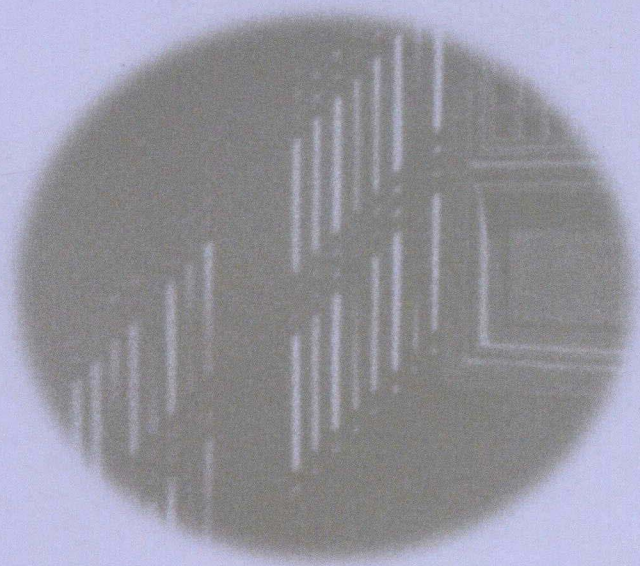
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夜的黑

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陈
毓

陈 毓 夜的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| 陈
毓
著

夜的黑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的黑 / 陈毓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1.11

(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)

ISBN 978-7-5411-3304-6

I. ①夜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6999 号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

夜的黑
YE DE HEI

陈毓 著

责任编辑 李 涛 邓永勤

整体设计 袁银昌

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mm×920mm 1/16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170 千
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304-6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总序

《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》编选者邀我作个序。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，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，就是为其鼓与呼的，现不妨摘录于下，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。

尽管人们可以对“微型小说”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。

它是一种机智，一种敏感，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、某个瞬间、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，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。

因而，它是一种眼光，一种艺术神经。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，一种一针见血、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。

它是一种情绪、怅惘、惊叹、留连、幽默，只此一点。

它是一种智慧。简练是才能的姐妹。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。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：不想强加于人，不想当教师爷，充分地信任读者。

它是一种语言，举一反三，一以当十，字字千斤重。

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，并不窘迫，并不寒伧，肝胆俱全。

它是谦虚的，它自称微型，自称小小。

它又是困难的，几百字，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，无法搭配，无法藏头露尾，无法搞障眼法。

它是一种机遇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！命运啊，这一生，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“微型”呢？

王 蒙

2011年9月26日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蒙	刘海涛	江曾培	汤吉夫
陈建功	郑宗培	桂晓风	雷 达



陈 毓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陕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已在《小说月刊》《芒种》《青年文学》《短篇小说》《天津文学》《飞天》《延河》《人文随笔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青年博览》《意林》等数十种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。出版有小小说集《美人迹》《蓝瓷花瓶》《谁听见蝴蝶的歌唱》《遇见红灯向右拐》，随笔集《好大雪》。《名角》《伊人寂寞》等几十篇作品入选“漓江版”“花城版”“长江文艺版”小小说年选及微型小说年选诸多选本。获首届小小说金麻雀奖。《名角》《赶花》《做一场风花雪月的梦》《伊人寂寞》《看星星的人》分获《小小说选刊》第七届、第十三届全国小小说佳作奖，第八届、第十一届、第十二届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。2006 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上榜作家。

目
录

魔术师	1
欢乐颂	4
赶 花	8
牧 歌	11
银月亮	14
减 法	17
父母心	19
会说话的人	22
老家的表弟	25
姑娘楼	27
石榴花 红石榴	30
姑 姑	33
一 生	36
衣 裳	39
讨厌树	42
芳草天涯	45
天 香	48
爱情鱼	51
看星星的人	53
地 震	56
海岸线	60
琥 珀	63
美人鱼	66
烟	69
第三支烟	73
夜的黑	76
办公室里的竞争者	79
开 往	82
夜 游	85
温 泉	88

写诗的小妮	91
惊 蛰	95
时 光	98
在路上	101
红军坟	103
伊人寂寞	106
奇 迹	109
名 角	111
做一场风花雪月的梦	113
小 店	117
蓝瓷花瓶	119
在民间	121
流 年	124
玉米试验田	127
木匠的秋千	129
好大雪	131
焰	135
花儿与歌声	137
玉兰片	140
漫 漶	144
三年制婚姻	147
安 静	150
父亲节快乐	153
大师的袍子	156
爱别离	159
荷花图	161
李离尧	165
烟 花	168
谁听见蝴蝶的歌唱	170
失之交臂的人	173

给你一支烟	-----	176
高 原	-----	179
超市里的贼	-----	181
奔 跑	-----	184
长发的爱情	-----	188
谁说家乡好风光	-----	190
紫色花	-----	193

魔术师

暗夜有奇迹，这是我四岁的经验。夜如墨汁，一滴滴地浸入空气，天就黑了。夜的黑使夜显得格外诡异、拥挤。我模糊地觉得，黑是最丰富的颜色。比如明明是师傅的房间，却总有陌生女人暗夜来访。

我结巴着问师傅，这个我生活中最有学问的人。

嗨，你看见的是你的幻觉，要不你干脆想，这是魔术，魔术就是创造奇迹。师傅看着我的眼睛，若有所思地说。

那你变一个师母吧，我想看清她的眉眼，看她是否有我想象中的妈妈的眼神，我没有妈妈。我小声嘟囔。

师傅摸一下我的脑袋，说，师傅给你变一根棍子吧。看好了啊，小子。

我从那根棍子走上我的魔师生涯。从一个舞台走向下一个舞台，如永动器一样不能歇止。黑与白，是魔术师最钟情的色彩。我在黑暗的掩护下识辨、飞翔、捕获，如蝙蝠。

魔术师生活开始的那些年，我总是分裂人体，男人的、女人的身体，当那些完好的身体在我的魔棒指挥下呈分裂状态的时候我觉得美、觉得痛快。不单我这样想，那些被分裂者，仿佛也是欢喜的，他们笑意盈盈。因此，我使他们分裂又复合的魔力就呈现了一种悲喜交集的感动。现场的观众发出波涛汹涌般的呼喊，好！好！

我变出一只长长的手臂，是那个拥有它的好多个倍数。它不被控制，为所欲为，它得意、忘形、忘却自己，最后失掉自己。如果你能看见我的暗夜，你就能看见一张苍白的脸，似笑非笑的魔术师的脸，

能看见同样苍白的貌似柔若无骨的不断翻出花样的手。伟大的，呼声日益高涨，走到哪里都会创造奇迹的魔术师的脸和手。别的都是隐匿的，隐匿在暗中。那些道具，魔术师的后台。他头上笼罩着思想的白雾。魔术师醒着的每一秒都在思考，为“奇迹”思考，从一个“奇迹”到下一个“奇迹”，马不停蹄。思想是有形状的，差不多的时候，他的头上都顶着一缕如雾如烟的物质，那是他思想时释放出的，有时这烟雾会凝结，坚硬如猛兽的犄角如生猛的铁。

偶尔我也变出鸽子、鲜花和少女，那时我的心底会是曲终人散时的静谧，主人可以歇息，可以放松下来的疲惫感。但是，鸽子、鲜花和少女不会过多出现在我的前台，我要的就是“见证奇迹”的这一瞬。但是，奇迹是什么呢。我有一次偶然问自己，结果我被自己惊吓，并且没有答案。

使不可能成为可能，可以颠倒黑白，任意美丑，可以使生死，使死生，并且永远是假的。这就是魔术么？因此在魔术师心里，这世上根本没有奇迹，魔术师和观众，他们合谋了骗局，这不荒诞么？我看穿了这些，但因为我是魔术师，我总是要假装惊喜惊奇地说：又到了见证奇迹的这一刻！也因为，我还是魔术师。

好了，又到了见证奇迹的这一刻！我再一次坐在美女靓仔的人圈里，我跟他们大声宣布，跟黑漆漆的现场、如鸦的人群宣布，“又到了见证奇迹的这一刻，让我们睁大眼睛，一起看——”

这一次，我说，我能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分开。

我听见现场没心没肺，只求奇迹的呼喊声、跺脚声、尖叫声响起。

好吧。我在心中跟自己说。

我又宣布，这一次，我要从我沉重的头颅做起。我的话音还没落稳，我的助手，也是我青出于蓝的徒弟，就把一把明晃晃的、我看着都觉寒冷的利刃塞进我手里，到底是助手、徒弟，我一闪而过的心思也逃不过

他的眼睛。我只好握紧刀柄，把刀刃抵近自己的脑袋，我感觉在刀冷森森的锋芒里，我头上那坚硬的思想之角慢慢地长出来了。大概他们都看见这奇迹了，因为我再次听见欢呼声，虽在耳边，却分外模糊遥远。

我顺水推舟地告诉他们我可以把这个割下来给他们看。他们齐呼万岁。我的徒弟带头鼓起了掌。

好吧，割下来。我说到做到，脸上的表情是魔术师那职业化了的欲擒故纵。

我把我思想的分泌物，那个像鹿角一样的东西放在距离我如此近切的男女的面前，他们一点不嫌弃，摸摸捏捏，说软说硬，谈笑风生。现场当即出现了一个高潮。这时我的徒弟说，古代有个叫比干的人，他是个极端聪明的人，因此有人断定他的心和大众的不同，有九个窍，因此最后有人提议开胸验心，辨辨真假。古人的试验害得那个叫比干的聪明人死了。但是，伟大的魔术师是不会死了。我的徒弟大声宣布，现在才是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候了。现场的观众发出山呼海啸一般的赞同声。在这呼声中，我的搭档、助手、朋友、徒弟煽情地说：“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，我知道你们都在屏气等着这最最精彩的一刻早点到来，请你们端正身子，睁大眼睛，一起来见证这光辉灿烂的奇迹吧。”

十年为徒，我寡言的徒弟何时练就了如此好的口才？使我不觉得配合起他的表演来。我同时惊讶地发现我手中的刀简直有了生命一般活泼地在呼唤我了。

好吧。我对我的徒弟莞尔一笑，请他帮我解开身上黑色外衣的纽扣，我的徒弟索性一气解开了三层衣服，使我苍白的肌肤一下子暴露在现场那些美妞靓男面前，暴露在看直播的电视机前的观众面前。

让我们一起来见证“真实”，我在“真实”两个字上用了点力，来看看一个魔术师的真心，到底是怎样的？我说。

现场发出终极的欢呼，只有我的徒弟用意味深长的微笑和我的目光

对接。

好吧。这次我对自己说，没有人比我更渴望奇迹，那在魔术师心里早已打翻在地的奇迹。我要低头看看我的心。我像传说中的武士那样，把刀的利刃从自己胸部划过，为了使我的动作稳健优美，我也选择长跪的高贵姿势。

我用双手，把一颗心捧出，像热恋中的青年向心爱的姑娘表达爱情时那样。虔诚无比。

欢乐颂

天赐我一个婆婆，我婆婆带给我一大串亲戚。缘着那条脉摸索去，一个，一个，又一个……我用了好几年时间，总算弄明白彼此间复杂的称谓。

有个大妈，我最喜欢。每年清明前，大妈就会捎信来：今年的春茶下来了。油菜花黄了。再不来，林子里的笋子可老了。这些话经我婆婆转达，我会立即催促婆婆：明天我就陪您去一趟吧。

大妈表达亲情总是从饭桌上开始，清炒菜薹、油焖竹笋、韭黄爆河虾、桃花豆腐、白果焖腊肉、笋干煲鸭汤……只有我们吃满足了，大妈才觉得我们是见过面了。有什么吃什么，大妈总说。语气一定不是表达谦卑，而是对生活的知足和感激。看见我们那么欢喜吃她做的

饭菜，大妈的厨艺展示越发地才华横溢。一顿，又一顿。我感叹大妈把春天装进我身体里了。大妈说，你能多来就多来，这里的青山绿水，也不委屈你。

大妈像个磁场，在她身边，我就觉安静、快乐、知足。我想这好比香樟树的周围不滋生蚊虫，在大妈身边我就不浮躁不定了。

大妈爱唱歌，老了也没削弱这爱好，对人唱，对山唱，在菜地摘菜时唱，下河浣衣时也唱。是地道汉水民歌的调子，曲调婉转悠长，借景状物，随心所欲，真是情从心生，歌从口出，那么的自然而然，如万物生。蓝的天，白的云，山峰青，江水碧。简单却隽永的日子，我在那短暂的相逢里似乎过了一生，又恍惚只是打了个盹醒来。

所谓幸福，也不过是依着这个蓝本画的吧？我端着大妈自酿的米酒，迷迷糊糊地想。大妈像看透了我的心思，淡淡地说，留你久住这里，你也会不惯，会着急。你小住几天合适。

妹是鲜花香千里，
哥是蜜蜂万里来。
蜜蜂见花团团转，
花见蜜蜂朵朵开。

.....

不知谁的歌声从河面上飘过来。

太阳落坡四山黄，
唱起山歌送阿郎。
阿郎回家慢慢走，
妹儿泪珠湿衣裳。

立即就有另一歌者在后坡呼应。我倾耳听。在这悠长欲睡的春日午后。

大妈停住针线，悠然起歌：

大路边上栽南瓜，
我把萝卜当娃娃。
四季豆儿两头尖，
当中一个闪弯弯。

.....

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我对身边咕咕啄食的小母鸡说。

这样的大妈让我们忽略她的年岁。

但是大妈七十三岁了，这年的春天我去看她，她告诉我她活不过七十四岁，谁都不在意她的话，我也不信，因为她依然清、瘦、硬朗。

大妈的身体忽然弱起来，大家才想起她春天的话。几个哥嫂都不明白是什么给了她暗示，但大妈的表情从容自然，如落叶树木进入冬天。初冬的第一场风过后，大妈躺下了，大哥通知该通知的亲戚，其中有我，大哥说大妈疼爱的人，都得回来给她唱歌。我以为是那一带老人故去后守灵人唱的孝歌，说我不会。大哥说，就是唱歌，欢乐的歌。

我到时大妈已经弥留。大妈躺在床上，她要重新启程，回到三十一年前和她分别的大爹，四十年前从她怀抱离去的三弟身边。那是宋氏家族墓地，那里还长眠着大妈挚爱的她的婆婆，她在大妈五岁时收养了这个流落异乡的孤儿，养大妈到十八岁，然后从大妈的养母变成大妈的婆婆。没有通常人哀叹身世飘零的悲苦，大妈说，她从一个家走丢就是为了进另一个家门的。现在，她回到她生命中几个重要的亲人那里，在那里继续看护她留在世上的亲人，她的遗言就是嘱咐她的亲人用歌声给

她送行。

歌声在大妈弥留的那一刻响起。都是大妈喜欢的汉水民歌的调子。大哥、大嫂、二哥、二嫂、四妹、四妹夫一个接一个唱，直到这个家族的晚辈都加入到这唱歌的队伍里来，那声音低缓、悠长、重重叠叠，让我再次看见那根血脉的藤，婉转绵延，生生不息。歌声伴大妈渐行渐远。

我忽然惭愧，大哥说我是大妈疼爱的人，我当然得给大妈唱歌，我搜索心海，想起不久前刚学会的一首民歌，我在大妈床前的席子上坐正身子，端庄而歌。

太阳歇歇么？

歇得呢。

月亮歇歇么？

歇得呢。

女人歇歇么？

歇不得。

女人歇下来，火塘会熄掉呢。

冷风吹着老人的头么，

女人拿脊背去门缝上抵着。

刺裸戳着娃娃的脚么，

女人拿心肝去山路上垫着。

有个女人在着么，

老老小小就拢在一堆了。

有个女人在着么，

山倒下来男人就扛起了……

灯火摇曳，我恍惚看见她脸上积满笑意，仿佛说，大妈喜欢这歌。